

滁
州
志

图
书
馆

蘇州卷

宣統元年孟秋之月
用聚珍版印於金陵

新修滁州志序

滁在江淮間號稱名勝晉書載咸甯三年琅琊王伯師出滁中名始見於史自隋置州後官斯土者如唐之韋左司李幼卿宋之王歐二公題詠紀述發皇山川然或拳拳於一澗一泉一亭一石惜未有纂輯圖經備一州掌故者明以前志見諸公私紀載者尠已今所存惟

國朝康熙九年余公國楷志及二十三年王公賜魁續志而故紙剝落越二百餘年迄無人焉起而賡續者同治八年皖省修通志滁嘗奉文採輯具稿以進顧第詳於兵燹後人物一門未及排纂

滁州志

序

成書稿亦散失蓋曠修久矣乙未冬太守青浦熊公來權州事甫下車孜孜求治念地方疆域田賦人物風土及一切政事因革之所宜皆於志是徵而久曠不修慮無以資攷證垂方來慨然有志於纂輯勤政之暇恒手一編病舊志之蕪漏刪繁輯佚稽諸正史採諸私家著述殘碑斷碣以補之時事變遷中經喪亂則或稽故牘或據通志或取州人士之採訪掇拾而釐訂之其事躡其力勤名爲續修實同初始八閱月而告成蓋公由詞垣出爲外吏淵懿而開敏又歷官皖南北二十年形勢瞭如故當案牘旁午能以餘力成之兼人之才其在斯乎昔戴東原氏謂方志不宜濫登人物

期復古圖經之舊是書於人物一門特致謹嚴亦戴氏意也藝文分附各門俾歸簡潔亦范氏吳郡志康氏武功志例也滁州直隸行省與府埒然自有轄境與屬縣畫置而理視府微異舊志用府例通全來兩縣爲書者以體制論公自爲專書者以實事論也他日卽有用府志例續修者纂言紀事必根是書所以餉遺後人者厚矣是書成而後名勝之區文獻炳然吏治考鏡之資亦於是在焉

忠德

秉鐸是邦自維譎陋公書成出以相眎屬爲之序二百年

未有之盛舉幸得綴名簡端因爲述其崖略如右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柔兆潛灘涂月丁卯舉人滁州學正宿松羅

滁州志

序

忠德謹序

新修滁州志序

吾滁當南北綰轂之地常先天下而亂後天下而治自髮逆弄兵李兆壽倚以號召踞滁城者六年官師政典故家文獻旣已風流雲散而舊志獨存徐君禮門得之偏校家急獻府主珍爲鴻寶顧舊志修於康熙乙未閱甲子四周後之散佚者無論已卽前之典章文物舊志亦述焉弗詳後人病之而未有以易也太守熊公乃以數月之力一手成之竊見近代有司其賢而良者盡心民事日弊精勞神於期會條教之間恒苦不給卽不然自命風雅挾策亡羊者又何多也公下車卽驅流娼治安清道友念地方之凋敝則

滁州志

序

解廉囊以修孟公壩東廡醉翁豐樂二亭濬溝道城垣之外周植官桑暇日仍從二三高才生登臨賦詩未嘗見有竭蹶之色信乎公之才爲不可及也而求其所以能此者則誠於爲民而已誠之至者可以達天豈在區區治迹已哉志之立言有體羅師序已言之不贅而卽其治迹之彰著推其原本如此郡人章家珩謹序

序

滁之爲州置自隋而志則初自宋其著錄史藝文志者林暉永陽郡志三十四卷蓋法曹龔維蕃筆別有曾皎永陽圖志四卷嗣後再修三修不一修俄而編年俄而分類最後乃得余國槽志三十卷及王賜魁續志二卷試取舊序讀之每修一次必自謂勝一籌前志今不可得見其果勝與否要未可知然以莊定山胡莊肅之爲人而決其立言必非率爾操觚者也余志係州人潘運皞秉筆書未成而潘沒爲後人彙入觀名宦選舉表中明注有傳而今無或未注而反有則遺漏附益二者均不免焉卓卓如王陽明呂新

滁州志

序

一

吾歸震川而不爲立傳名又不見太僕表職官人物不及南北朝其失在陋明季人物連篇累牘大率已仕則臨行攀轅諸生則工文矣解如出一轍按之俱無實蹟其失在蕪乙未嘉平

詒捧檄權

州事下車後首訪志乘僅得斯帙僕指閱二百餘年無人焉續而修之惟文獻放失是懼忘其固陋輒爲纂輯出教諭各保董採訪復考之古籍訪之遺老摻之窮山廢寺始得畧有梗概一以正史爲斷而參以各家私集事增於舊志過半傳之濫者刪之或退其名於表而附見行事誠重之也惟以爲期過迫篋中藏書不富未能無憾然視舊志則詳矣特未知後之視今猶亦今之視余否耶

是書皆公餘手訂書繪聘用士人不支公款一錢其用活字擺印則地方糧食藥材兩行抽捐者也書成誌其緣起而附見例意於後首

宸翰尊王也地形仿一統圖式裁爲數幅上下銜接東西排比每寸十里閱者布指知寸卽得相距里數又城州衛署試院學宮圖五舊有十二景以無關實測不錄此卷首也萬物本乎土地輿者志之綱也沿革明而後各類有所附麗人事動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故誌分野而祥異兵事連屬以書四至八到核其實鄉保邨莊

滁州志

序

二

列其名而疆域明矣山川者所以設險守國也故形勢附焉凡此皆地輿也爲卷一有土斯有人而後風俗成焉土產者人之所待以養也旣得所養不可無以奉上於是計口以算賦則壤以定稅鹽課權政亦賦稅之支流餘裔也作食貨志二有土矣有人矣然後爲城池以守之立公署以理之設學校以教之建壇廟以臨之塘圩導水之利橋梁濟川之窮古迹者前賢往哲之留貽所以觀感斯民使任其蕪沒不彰亦守土者之愧也陵墓附焉作營建志三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則官師尙焉以先後爲表其尤者爲名宦傳後之來者可以法焉作職官志四自來文武兼資常則右文變

則經武無軒輊也郵政與馬政相表裏明養馬太僕常應九邊騎兵所需而滁置南太僕寺故以馬政繼郵政而南同職官表附焉作兵衛志五古者立賢無方非專任科目也故先封爵封贈次科貢而凡徵辟捐納皆入之仕籍表作選舉志六琅琊深秀鬱爲人才考之於史代有俊彥而其間不能無純疵今擇其尤純者得名臣十人其人或已祀鄉賢或未祀要皆當之無愧色也餘若宦績若文苑若武功則舉其重者而言非妄有分別也忠義孝友義行隱逸方伎以類書至士大夫之往來於滁者通衢大道何日無之今取其與滁有系者爲流寓傳作人物志七同治以來

滁州志

序

三

聖恩汪濊旌典年分特寬然節可彙旌而若烈若貞須特旌事有多寡卽禮有隆殺也今先節烈次貞孝次節孝作列女志八滁境寺觀最多且均有田竊謂每保留一二所以備會議公事報賽田功之地足矣餘改義學故悉數開載以待改作方外之卓然可傳者亦不可沒其實也作方外志九藝文已分載各門茲仿史例著其目金石別爲類以俟好古者有所考焉作藝文志十猶有未備以爲補遺而志於是乎竣

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冬青浦熊祖詒序

舊序

滁州古永陽郡也山川之清峻城郭之宏麗風俗之敦龐名宦人物之奇瑰雄傑史冊所書稗官所記與夫文人碩士之揄揚歌詠者歷歷可考逮入聖朝爲畿甸股肱郡眎昔有加焉永樂二年夏五月璉擢守滁郡下車卽求志書久而未得深以一郡事迹湮沒無聞爲可惜旣得一編乃宋淳熙中法曹龔維蕃所修者惜乎舊無刻本閱歲旣久傳寫舛訛殘缺益甚暇日因取史傳參以碑記諸文字有足徵者較其訛脫正其繁蕪更爲補訂重立凡例而增以總論郡表小叙續以前元故實若我皇明聖制典章文物則謹

滁州志 舊序

書之其古今名公巨卿與四方文士詩文足爲滁郡黼黻者亦備錄焉勒爲二十六卷則凡一郡古今事迹庶幾粗備矣於戲成周之制職方氏旣掌天下之圖而邦國四方之志則小史外史實領之蓋志之所見王道存焉一代政教於是可考不徒取以爲虛文也然則後世郡邑之有志其亦古之遺制歟第璉之陋聞謏見不足以該一郡之事坎蛙窺天不量甚矣網羅遺逸啟發愚蒙尙有望於博雅君子

永樂四年夏五月初吉前國子助教奉訓大夫直隸滁州羊城陳璉序

又

環滁江北一畫醉翁琅琊環滁一畫韋應物滿執中之詩歐陽修
曾子固蘇東坡之文醉翁琅琊一畫言醉翁瑯琊而不言豐樂醒
心龍蟠者以環滁之大言也夫地因人勝天下之大豈無奇絕可
畫如環滁者哉無韋應物王元之歐陽修者之爲守無蘇東坡曾
子固滿執中者之爲客是以無所題詠無所描畫而山川形勝徒
滅沒於荒煙白草而文獻不足徵也使有其人則凡山水之可畫
者當磊磊自勝而不落莫於天地間矣嗟乎天下之物固有遇不
遇者蓋亦數也雖然數豈盡乎物哉而物豈執乎數哉以余視之
滁州志 舊序

二

環滁之遇不足以爲遇也韋應物滿執中者詩果何哉詩人之詩
也歐陽修曾子固者文果何哉文人之文也以詩文之人而當此
環滁之遇其眎尼丘之孔泰山之軻春陵之周龍門伊洛之二程
紫陽雲谷之朱子其所遇者當何如也一元十二會豈細事哉萬
古一大開闢天地一大幾會人固思境而境亦思人山川與我固
欲各無恙也而騷雅餘談文章小技者惡足以當此哉吾聞梅花
五百銅狄三千將必有爲環滁增氣者矣天豈虛負乎我哉而環
滁之勝豈徒爲可畫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傑是惟賴乎
精去取秉化筆者之何如也然化筆以天而不以人其所以陶鑄

乎天下者此其所以造化乎今古者此使脩郡志而不知天地之有化筆則山川盛德固雖有以包容乎我而天下萬世豈無具大隻眼者哉此又可與知者道也今年夏太守曾公謂郡文獻不可無志乃取陳侍郎之所修者而筆削褒貶不敢一苟此何例哉蓋知韋蘇歐滿不足以睨化筆之一毫而必拳拳收領乎孔孟程朱者無非欲以天地聖賢爲一大畫軸也夫詩文之人以畫而爲畫工之畫化筆以畫而爲天地聖賢之畫由是觀之則環滁一畫果何畫哉書成命滁兩生劉鍾嶽石允高者過定山以序爲請景亦嘗有詩琅琊而又以公爲滁賢守也遂不腆爲公一序

滁州志

舊序

三

弘治六年癸丑秋八月定山居士莊景書於活水之天峯草閣

又

滁舊有志病弗詳前守蓋數謀之未得勝事者嘉靖丙申予至而稽焉則慮如前守會柏泉胡子以使事還予夙知胡子喜謂滁人曰志成矣以請胡子胡子曰吾志也乃選學宮弟子博達者八人以相再閱月而志成予覽之終卷曰斯足徵也夫夫郡莫不有志志古列國史也而未有志以史者乃胡子以史志焉叙以代紀事以年紀略者足冗者剔失實者稽舛戾者訂而沿革是非政治得失人物臧否又各附以論斷詞旨簡嚴真一郡之信史也昔者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史之祖也其操縱予奪無少假貸胡子其殆倣是乎胡子始任是事也矢於眾曰夫志將以傳後也匪公弗協匪博弗詳匪慎弗覈弗協弗詳弗覈斯弗信弗信弗傳矣咨訪蒐羅品藻去取無少忽焉胡子蓋以自懼也亦因以懼其鄉之人也凡子輩吏茲土者且莫不以胡子懼也夫有所懼則不敢爲不善不爲不善則必日進於善是志也豈惟足徵邪八人者採錄則孟源邵廷相朱鳴謙陸鏊校正則蔣欽孫孚于世材韓澄也法皆宜書丁酉夏五月臨海林元倫書

又

滁州志

舊序

四

叙曰嘉靖丙申余奉使過家太守林子過余問余郡志美惡余曰余少樛昧顛侗寡識長學仕四方未皇徧窺也吾子爲政久其誦覽宜詳願因充義林子乃歎曰嗟乎夫志古國史也將以通性命之理明古今之變著勸監之則者是故古之人有行之滁志繁猥穢濫漏闕放失其於詳疏咸失厥中又不續者垂五十年敢以吾子輯而正之余謝非任旣取細讀之良然不誣乃輒不自揆竊準邱明仲豫之作蒐羅亡佚分散類名刪裁浮冗參廣體要勒成一家之言夫自天地剖判山川肇分山川奠居財用生殖建國置邑各因其時候守長令緣制迭起前哲遺獻往往有之禮樂政刑

率不相襲故余爲是編唯順世代遠邇載祀先後不以科類區域相從宅諸不可離析然後乃因附見焉其事大抵采摭史傳其文率會厥指刪潤之其義則竊取古作者之志焉夫世降道亡化漓習窳良守令哲代不數人先王法典寢以微滅命討賞罰或未厭人道德風流其致靡一余故過不自量欲因崇廣然意淺能下疏紊尙多加尙書期簿刊改靡逮所庶英儒君子廣寤多聞有以教蒙爾歲在強圉作噩夏五月郡人胡松讓

又

國家郡邑徧天下各有紀志史氏之遺也其紀載有分門者有編
滁州志

舊序

五

年者總之貴該而博或失則瑣貴直而當而或失則俚必辭嚴義正事雖錯出而要不得于偏不訛于時日斌斌質有其文庶幾可傳焉余往家居從鄉先達林頤公所得莊肅胡公手爲滁志竊撫卷歎曰茲志以編年也本合司馬氏法蒼然蔚然三讀不能釋手第歷今七十餘年缺漏未修必有俟於續之比庚戌仲夏承乏之滁陽亟詢其志果爲闕典念滁爲畿輔要區陶成于詩書興起於禮樂鉅典茲綱因革損益匪志而曷以考古證今于是遠稽往牒博搜遺佚爰集兩博士諸紳掖參訂編摩凡六閱月告竣繪圖列表分爲二十四門乃請問臺茗溪錢公重加品隲其於星野疆域

營建食貨祠祀災俗吏治材藪古蹟僊靈無不芟繁撮要條分縷
悉而以椒安兩邑附載大都令人一展卷而典章軌物可了然矚
者人之言曰典謨約矣春秋不以其故貶經春秋嚴矣遷固不以
其故貶史何也篤於時也夫志之有編年也志之變也志之不復
爲編年也此亦時之變也然而挽世易俗之念當無揚確異同間
矣昔孔子適衛歎其民庶而欲加以富教若滁生聚耗絀廩闈凋
零非所望于旣庶明矣矧近日公私驛騷力役茲瘁封圻多傲人
文罕麗尙可以古樂土視之哉卽余日惇惇焉爲櫛比而爬搔之
然恐委瑣肝膽未獲盡浹于封內乃多士攬眾說考遺事莫不舉
手加額歸功于余謂足嗣前修而啟來躅余謝不敏要以刻畫歲
月從事筐篋宜必有敦允嘉粟俟志而不應者試思昔何以紓今
何以棘昔何以給今何以乏昔何以父今何以母卽曩爾下土未
嘗不可施以富教者願言藏之琅琊山中以俟知罪則余與諸君
子有分任之責矣時

萬曆甲寅歲仲夏月知滁州赤城戴瑞卿書

又

志者識也識其所自出物產人材是也志者治也因其所出而治
物產以用治人材以教是也志者制也因其所出而治之以合乎

制治物產爲耕織漁樵商賈之制治人材爲明倫秉理移風易俗之制也志者智也立一制於此爲物產人材之準而或過或不及有前轍可鑒者有殷憂將啟者智則預燭其未然也滁州名肇晉初志昉宋代顧雜考羣籍如阜陵城范增墓劉平舊跡蓋前乎此已然其統轄兩邑則自隋始兩邑之剏磚城則自明始明初太守羊城陳公覓前宋法曹龔維蕃手輯志而增修之太和曾公嗣修之莊肅胡公特倣編年例修之貞陽戴公則又修之自是以後無聞焉遭際盛朝三十年來休養生息滁之物產人材視明季兵寇餘燼殆一變矣今太守余公奉藩伯檄將修通省志繕進御

滁州志

舊序

七

覽如河南省志例召皞等於庭下申憲檄令開局遴眾俾朝夕從事始於子冬歷今丑夏皞等怍怍誓公乃克告竣凡歷前錄嫩告災諸項一仍其舊若乃士觀國光民順帝則闔巷之貞蝗旱之喘皆得上霽曠典滁亦何幸而麗聖君良牧之帡幪哉爲類若干其巷若干願郡父老子弟各自拮据物產砥礪人材俾備他日風俗良書則此一志之裨益地方多矣

康熙十一年郡人潘運皞撰

滁州續志序

滁州志志滁州也滁故唐宋名郡南望金陵北倚華蓋周環碧嶂拱衛清都朝昏之態萬變四時之景無窮滁之大觀古記可考已迺若星野疆域風俗山川營建食貨節烈貞良人文祠祀則有郡乘紀載以備 天子大行人之採蓋志之所見王道存焉一代政教於是乎可考是郡邑之有志書固不徒取以爲虛文也康熙庚戌前守雲樵余公奉 上諭令天下郡縣增修志典屬鄉先達潘西沆開局編纂綱舉目張視舊志有進矣然迄今又十有餘載其間事蹟及今弗紀後將湮沒不傳癸亥春杪前守趙公幹周適奉

滁州志 續序

督撫兩臺檄下接緝志書補所未盡方在編摩而趙以遷擢去

魁

於是年之秋七月承乏茲土下車體訪謠俗與舊所聞於滁州者不合亟取郡志觀之并得續纂稿本於李貢士家正校理間會兩臺督取之檄日三四至因亟謀之李君及諸紳掖各証所知加以參訂隨新增類目別爲二卷如後編焉按滁當僻簡之時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夫非滁俗之美歟而移風易俗繫惟官司是賴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示之以禮此其大都也孔子適衛見其民庶則思富而教之謂齊可使變魯謂魯可使至道其他所之之邦必聞其政至於父母之國則尤用情蓋大聖人家國天

下之志如此我 聖朝統一區宇制倣成周而郡縣大小之政括以憲綱詳以會典斯亦文武周公建官分職樹大夫師長納民軌物之意也夫以滁賢人君子之生蓋庶矣而又多名賢往哲治之宜蒸蒸近古而風俗未盡還淳民生日就懶慢蠶桑種植塘浦陂渠尤民生衣食大計而皆置而不講余甚病之嘗進吾民諄諄誥誠使相勸勉力勤遲之數年庶幾安阜共享太平是余長吏之願也志成捐俸命工書此以弁之首簡其敢自以爲勞乎後之人睹已成之書閱世代年月而知續成於魁也若曰文不雅馴而更有所求是不無望於後之君子云茲舉也襄其成者椒合雲巢王君

滁州志 續序

二

載

皇清康熙甲子仲冬滁州守海東王賜魁撰